

THE REPRESENTATIVE WORKS OF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SCHOLARS

当代中国学者代表作文库

THE BEGINNING AND CHILDHOOD OF PHILOSOPHY

哲学的童年

杨适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当代中国学者代表作文库

哲学的童年

西方哲学发展线索研究

杨适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哲学的童年：西方哲学发展线索研究 / 杨适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5
ISBN 978-7-5004-9634-2

I. 哲… II. ①杨… III. 古希腊罗马哲学 - 研究
IV. ①B5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44627 号

责任编辑 冯春风
责任校对 王应来
封面设计 毛国宣
技术编辑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42.25 插 页 2

字 数 695 千字

定 价 86.00 元

《当代中国学者代表作文库》

编委会

主 任 李 扬

副主任 孟昭宇 赵剑英

委 员 (按笔画排序)

丁伟志	于 沛	王 浩	黄 平
冯天瑜	刘跃进	汝 信	李 扬
张卓元	张海鹏	李景源	杨 义
陈 来	陈众议	陈先达	陈祖武
孟昭宇	卓新平	赵剑英	郝时远
周 泓	李 林	袁行霈	

总策划 赵剑英

《当代中国学者代表作文库》

出版说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启了当代中国历史发展的新进程。伴随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发展的历史，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开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以及中西文化的碰撞交汇，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事业得到了显著的发展，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文哲学社会科学学者及著作。这些著作体现了时代特色、民族特色和实践特色的统一，在其相应学科中具有开创性、奠基性和代表性。正是这些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作品铸就了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辉煌成就，形成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创新体系。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直属的专门从事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成果出版的学术出版社，建社 30 多年来，一直秉持传播学术经典的出版理念，把追求高质量、高品位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作为自己的主要出版任务。为展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巨大成就，积极推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人才和优秀成果走向世界，提高中华文化的软实力，扩大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国际话语权，增强在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中国和平崛起所必需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我社决定编辑出版《当代中国学者代表作文库》。

《当代中国学者代表作文库》收录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优秀代表作，即在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中具有开创性、奠基性和代表性意义的著作。入选这一文库的著作应当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精品和珍品。因此，这一文库也应当代表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最高学术水平。

编辑出版《当代中国学者代表作文库》是一件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国家学术文化工程，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中国当代学术的创新发展，加强中外学术文化交流，让世界从更深层次了解中国文化，扩大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必将产生十分重要和深远的影响。让我们合心戮力，共襄这一学术盛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年8月

序

这本新书的作者杨适同志跟我同事，我们在一处教书，常常在一起讨论一些大大小小的问题。他对西方哲学的起源有过相当长期的钻研和思考，并且为高年级学生开过这一方面的讨论课，我也旁听过这些讨论。他的课比较生动，并不是写好讲稿面面齐满地满堂灌，把学生当作抄笔记的简单机器看待，临了一考，照预定的框框打分数完事。他事先就把必要的原始材料印发给学生，要他们仔细看，开动脑子思考，要他们在课堂上对问题说出自己的看法，共同讨论，他自己只作引导，作出的结论也不是硬性的规定，随时都可以吸收青年的思想火花。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他写出了这本新书。可以看得出，这书不是板着面孔的高头讲章，丝毫没有以此为权威的口气。但是他的钻研态度是严肃的，不说没有根据的话，也不下含糊其辞的判断。他关心的是如何引起认真的深入讨论，这才是他写书的目的，正像诗经上说的那样：“嘤其鸣矣，求其友声。”

由于我经常同他讨论，也就享受了优惠待遇，能在出版前就逐章读到他的原稿。先读的确是一件快事，作为第一个读者，比大家早得到一些新知识，早接触到许多新见解，好像早晨打开窗户，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澡沐着我的旧脑筋，使它不由自主地冒出一些新鲜念头来。可是这样一来，杨适同志派给我这第一个读者一项不可推脱的任务，要我把自己的看法写下来给大家看看，作为引起议论的引子。我既然赞成他“求其友声”的旨趣，当然应该首先在行动上支持，哪怕说出的话有毛病，成为批评的对象，那也是起了引起争鸣的作用。只是我这个人虽然爱好哲学，为哲学做的工作实在太少，仅仅翻译过一些西方古典哲学著作，知道那么一点点，自己一本书也没有写过，写序难免出笑话。我不想向专家们班门弄斧，只想向青年的同行们请教。因此我不能学过去的少数名流那样，为了应酬而写序。他们可以不用看书就发点冠冕堂皇的高论，拿来应付作者，其实对读者不起任何作用，等于不说。我的目的和作者一样是“求其友声”，决不能掩盖自己的无知，只能说一点真正出于自己思想的老实话，

争取大家评判。

杨适同志这部书不是什么即兴之作或者应时之作，而是一部认真讨论哲学问题的书。但是读起来并不干巴，没有条条框框，也没有火气和架子，我觉得平易近人。哲学虽然研究整个宇宙的根本规律，却并不是高不可攀的世外天书，我们这些世界上的普通人不但可以理解，而且应当感到兴趣，因为这种根本规律直接联系到自然的规律、社会的规律和思维的规律，与我们每个人的行动息息相关。有些人说自己对哲学不感兴趣，甚至说自己没有哲学头脑，其实还是有他自己的哲学思想，有他指导行动的基本原则，只是没有意识到这个原则就是哲学罢了。中国人历来重视哲学，尤其在多难殷忧、动心忍性的时代，现实的问题迫使人们不能不深思，区别只在于有的人思考得比较简单，有的人比较深远。我们这个时代是伟大的变革时代，要求我们思考得比以往更加深远。但是近年来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思潮，认为哲学无用，只有科学技术才有用，所谓“重理轻文”就是突出的实例。我觉得人们这样想是值得注意的事，的确事出有因，但是并不表明中国人真的对哲学不感兴趣，倒是适得其反，正表明他们在认真思考问题，应该说哲学思想空前兴盛的时期即将到来。杨适同志写书正是为这个兴盛而努力。他并没有提出一些定义，划下一些格子，只是从世界上实际发生的事情出发，从其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追寻线索，摸出规律性的东西。这不就是认真研讨哲学吗？

在中国近代史上，西方殖民者的大炮轰到了我们的头上，迫使中国人民深思，引进了西方人当时比我们先进的哲学思想，开始走上告别古代的道路。清朝垮了，帝国主义者的炮弹还是往我们头上轰，我们继续深思，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开始了现代化的步伐，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垮了。没有新的哲学思想，当然不会有五星红旗，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但是现代化的实现不能一蹴而就，我们还要做艰巨的工作，扫除历史带来的污浊。这些污浊是客观存在的，我们还要继续不断地深思，才能前进。我们不久以前经历了那场史无前例的考验，又是深思使我们克服了困难，我们在发展马克思主义。说哲学无用的人其实也是在参加深思的人，他们反对哲学僵化，反对假、大、空，要求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完全正确的，是适应时代潮流的。他们不是“凡是派”。但是深思不能停止，一停止就必定倒退。科学技术很重要，必须克服以大老粗为荣的蒙昧主义，然而离开思想、不要哲学的科学是没有的，正如没有不要科学的技术一样。我们现在需要更加老老实实的科学态度，这种态度本身就是哲学。杨适同志的书努力朝这

个方向走，我认为值得我学习。

这部书又是讲西方哲学史的书。研究哲学是不是一定要研究哲学史？有些人以为不一定。过去的思想家全都有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的错误，错误的思想有必要研究吗？这话初看有理，其实欠妥。人的思想是社会性的，个人的思想并非原子，要依靠整个社会的实践，更要吸收过去思想中的优秀因素，批判其中错误的、片面的、不确的成分。不弄清过去错误的根源和发展过程，自己只能重犯历史的错误。而且错误常常与正确纠缠在一起，不深入研究其前因后果，常常分不清楚，甚至互易其位。不懂哲学史的哲学家，和不懂哲学的历史家，都是盲目的。盲目很危险。有些讲哲学原理的人以为学点哲学史知识可以使自己的演讲生动一点，或者显得博学一点。这种看法是把哲学史当成脂粉，而不认识它是哲学的灵魂，应该说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用的不是唯物辩证法。我们过去的哲学史研究有些地方用的也不是唯物辩证法，但是被误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给人们的思想造成混乱。杨适同志的研究特别着重方法论，是针对着这个重要问题的。

还有些人虽然不反对研究哲学史，却认为不必研究古代哲学。他们重视现代哲学，这是对的。知古而不知今，是脱离实际，正好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反面，我们过去的研究犯了这个毛病，应当改正。但是把现实与历史对立起来片面要求研究现实，用“厚今薄古”的口号反对“厚古薄今”，也同样有脱离实际的倾向。现实是过去历史的发展，也是向未来发展的历史依据；现实是实际，历史也是实际，二者是一个实际的发展。把实际砍掉一块，那只是砍掉发展。不要发展的哲学就当然不是马克思主义了。杨适同志的研究与此相反，他讲的是最古的哲学，但不是孤立的哲学，而是哲学的辩证发展，这发展一直延续到现在，还要永远发展下去。这是古与今统一的研究，我认为是现代化的哲学研究，厚今而不薄古。在形式逻辑和辩证法的关系问题上，他下了不少工夫，讲的其实并不限于古代哲学，更重要的是现代哲学。他对方法论的看法，值得大家商讨商讨。

踏踏实实的科学研究要花费气力，不避艰难险阻，取巧的路是没有的。不但自己研究要付出大量辛劳，就是学习别人的研究成果也不轻松。我读杨适同志这本书，虽然觉得妙趣横生，可是流的汗也不少。他引了那么多原始材料，作了那么多细致而又概括的分析和选择，读时跟着他上下求索已经气喘吁吁，还要不断地往回看看，以防自己的脑子乱套。而且单单这样做还不够，我还必须作自己的判断，要与其他学者的研究比较比

较，仔细想想。这是苦差事，也是乐事。吃苦是享乐的前提，如果我怕吃苦，浅尝辄止，那就毫无所得，尝不到甜头了。研究哲学的人如果不管哲学史，不理实际，两耳不闻窗外事，只管浮想联翩，那当然舒坦得多，但是只能得到空中楼阁，误己误人。杨适同志不是那样做的，他倒是迎着困难上，不惜自找苦吃，把苦涩的外皮一点一点剥开，挖出深处的甘美桃仁。他挖出的桃仁我们也必须细嚼慢咽，一不小心就会囫囵吞枣，成为不知其味的猪八戒，多此一举。古代哲学是比较难研究的，需要先下一番考古工夫，细细爬梳，尽量不遗漏一点材料，然后用现代最先进的手段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把它联系起来，才能恢复本来面目。我觉得这样做才是实事求是的唯物辩证法，急功近利的人也许会看了发笑，他们是智叟，我们还是学挖山不止的愚公吧。

杨适同志还有一方面做法我认为值得参考。他避免门户之见，尽量吸收其他学者的正确成果，在他自己的原则下加以消化。例如讲柏拉图哲学的发展时，他大量吸收了陈康先生的研究成果。大家都知道陈先生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实事求是的研究比比皆是，他并不因为陈先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摒弃。我觉得这样做并不违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原则，只是摒弃了非马克思主义的派性而已。此外他讲亚里士多德的时候也吸取英国学者 Ross 的合理观点，讲概念发展时还采纳瑞士学者 Piaget 的儿童心理学学说。

原稿我看得比较仓促，看后他又作了不止一次修改，因此我希望快点出版，以后再仔细读。我希望大家读一读这本新书，特别是大学生、研究生、专业研究工作者不要轻易放弃阅读的机会，它会启发人们特别是青年人的思想的。它给我们起了一个头，我们读了动动脑筋，必要时也来同作者商讨商讨吧。

王大庆
1985 年 7 月

前 言

本书虽然只是试图对西方哲学史的发展线索作一些初步的具体探讨，但由于所围绕的主题重大，指导我研究的观点和方法就成为一个突出的关键问题。

通过研究，我越来越深地感觉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是唯一正确的，是唯一可能揭示这种发展线索的科学武器。这种观点和方法如果一言以蔽之，那就是实事求是，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但是要学到它掌握它是不容易的，需要在实际运用中使理解具体化，需要反复检查改正自己的认识。这里谈一点自己在使用中的初步理解。我把这些理解作为自己研究时的指导，提出来也为了便于得到批评指正。

一 研究西方哲学史的目的何在？

哲学史同哲学原理不同，它把我们带到历史上许多特殊形态的哲学派别和观点的领域中去，研究它们的具体发展过程和规律性的东西，使我们得到许多具体的知识。但是首先要问：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它们呢？我们主要的是要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什么还要花费这样巨大的精力去钻研那些已经成为陈迹的古老哲学呢？西方哲学的历史离我们更远，这种研究的必要性又在哪里呢？

对这个问题有种种解释，但我觉得也许可以用一句话来回答，这就是：哲学在其本质上离不开哲学史；或者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哲学本质上就是哲学史。为什么呢？因为哲学作为人类追求真理的思维，本来就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它的活生生的生命就存在于、展开于历史的发展之中；离开了活生生的过程，就不会有真正的哲学，它就没有生命和灵魂了。历史上的和当代的各种哲学，都是这个生动的思维长河中的一些阶段、环节和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也不例外，它之所以具有深刻的真理性，并不是离开人类文明大道的结果，而恰恰是人类以往社会历史和哲学思维史的

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马克思站在新时代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对人类过去全部发展成果进行批判、继承和改造的结果；并且它仍然要在人类社会和思想的继续发展中受检验，求发展，才能永葆其生命力。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一再强调真理的历史具体性，强调他们的学说不是一些抽象的教条。黑格尔深刻指出真理不是一块现成的铸币。真理不是什么突然出现的、现成存在的、人们一伸手就可以获得并拿来使用的东西；它是历史艰苦发展的产物，其根据深藏在历代人们的劳作之中，因此只有不畏劳苦的人才有可能深入于它的秘密之中，得到那些宝藏。

哲学理论思维作为历史产物，主要应包括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说，每一时代的哲学，都是它那个时代的社会现实生活和精神生活（其中包括人们的经济、政治、伦理道德、宗教、科学和文艺等全部生产生活的活动在内）的集中表现，所以哲学被称作时代精神的精华。每一种哲学不论其形式如何抽象，如何高高在上远离它的现实基础，实质上总是不会脱离它所属时代的现实的，那种抽象形式正是现实的高度升华的形式。既然如此，随着每个时代的变迁和演进，哲学总是受到改造，必然会形成一种运动。其二是说，哲学一经产生之后，它的每一步发展固然都以社会的变动作为现实基础，同时却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因为每一时代的哲学，并不能单纯地从现实社会生活里直接生长出来而不顾先前的哲学成果。它必须从前人已经得到的成果出发，只能以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时代精神对旧有哲学加以改造的形式，才能产生和发展起来。这样就形成了同人类实践史相关联而又相对独立的哲学自身发展史，形成了哲学概念和思维方式的内在联系和推移的辩证进展。这就是我们考察任何一种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都必须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因此，哲学的本质就在历史中，即使极富于生命力的哲学，如果我们离开历史去看它，它就会对我们只呈现为一堆现成的结论，一些不知其来源的抽象教条，一摊无生命的枯骨；我们对于它内在的生动灵魂就会熟视无睹，食而不知其味；我们在运用它的时候，就会粗暴地肢解和曲解它们，使之成为令人厌烦的枯燥东西，甚至发生对现实的粗暴歪曲。但是这能怪谁呢？恐怕主要地还得怪罪于我们自己。因为问题主要是我们对它并没有好好理解。

可见了解哲学和哲学史的统一，对于我们学习哲学，特别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何等重要的事情。要使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了解从抽象走向具体，从单纯知道结论走向对这种结论的本质作生动深入的理解，

认真研究哲学史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哲学本来只存在于社会历史和哲学史的生动运动中，此外更无什么真正的哲学。哲学和哲学史本质上是一个东西，区别只在于哲学原理扬弃了哲学史的外在的偶然的史事件的形态，以逻辑的形式抽取了它的成果。我们学习哲学原理是极其重要的，但是只有把它放回到历史之流中去，才能真正理解它们。

在研究哲学史上，西方哲学史之所以特别重要，主要是因为它是人类哲学思想发展到今天为止最为完整和系统的一部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得以产生的理论来源。我们知道，中国的、西方的和印度的哲学，是世界上影响最大、历史最悠久的三个哲学史源流，此外还有许多民族也有自己的哲学思想，它们都对人类作出了不同程度的重要贡献。我们不能同意西方文化中心论的偏见，因为它不符合事实。我们中国人在直到近代之前的悠久历史里，文化发展始终走在世界的前列，表现了巨大的创造才能和相当深刻的理论能力，中国哲学史上有很多极其光辉的篇章。我们要重新站到世界的前列，不能离开自己的历史，所以一定要批判西方中心论。但这决不等于可以故步自封，相反，为了发扬自己民族的长处，更需要向别人学习。因为中国人固然有长处，也确有不如别人的地方，这也是事实。清末洋务派有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以为西方的东西只有船坚炮利是值得学的，至于根本的学术那还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成法好，结果他们形新实旧，并没有得到成功。孙中山学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学说，才搞起了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国共产党人学了西方传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才取得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破产，证明了我们不但需要努力学习西方的技术物质文明，而且必须认真地有分析批判地学习研究西方有价值的科学和哲学成就。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指导思想，这就是“体”，它原是西方历史发展的产物，当然我们还要使之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好，同中国的文化结合好，才能形成我们自己的理论，毛泽东思想就是这种结合的光辉成果。可见我们做哲学史工作的人，对中外哲学史应该并重而不可偏废，而我们主要做西方哲学史研究的，则应提供一些更切实和有价值的东西，来为这个总目标服务。

二 研究哲学史应着重线索的理解

哲学史研究所面对的、要处理的首先是无数纷繁的材料，在漫长的历

史里出现的许多哲学家、哲学派别和他们的种种观点等材料。研究工作的第一步就是要占有和弄清这些材料，不少哲学史专家对此做了浩繁细致的工作：搜集它们，编译它们，考证辨伪，训诂文字。中国人要研究外国哲学，这类工作尤为繁难，许多学者为此花费了毕生精力。他们的劳动和贡献是值得人们高度尊敬和感激的。没有这种基础工作，一切研究就无从开始，只是空谈。

但是从我们的目的来说，掌握这些材料还不能算作研究了哲学史本身。黑格尔曾相当深刻地谈到过这一点，他说，哲学史不是历史上各种哲学意见和观点的偶然的堆积，真理和错误的简单陈列，这种哲学史只能使人感到空疏无聊，缺乏兴味。^①如果说资产阶级的有些哲学家对罗列现象材料的形式主义做法都不满意，力图找出哲学发展的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那么我们就更不应当开中药铺了。这种做法对于我们学哲学史所想达到的目的不会有多少帮助。

哲学史上的各种事实是客观存在的，这些事实之间的联系也是客观存在着的，因而其中有一种客观的必然规律性关系也应当是没有疑问的。不过它究竟是什么，以及应当怎样把它发现出来，却是看法纷纭，莫衷一是，这就涉及哲学史观的问题了。实际上任何研究哲学史的人们，都把自己所主张的哲学看成最合理的，所以都把他以前的哲学看作是向着他自己的哲学观点发展做准备的一些先行阶段。各种哲学家都会按照他自己的哲学观点与方法，来理解和整理以前哲学的发展线索，那本是极其自然的。例如，亚里士多德对古希腊哲学的发展做了一个在当时说来是相当深入的总结，这同他的本体论学说和与之相关的四因说等等，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而有些比较局限和偏狭的哲学家就缺乏这种能力，只能整理和叙述他那个派别的思想发展。在近代，黑格尔曾提供了一部相当丰富生动和深刻的哲学史著作，那是因为他有一种虽然是唯心的同时仍是历史辩证法的哲学作指导。他说，“只有真的哲学概念，才能使我们理解那些根据哲学真概念从事工作的哲学家的著作。”^②他的“哲学真概念”是一种辩证的客观唯心主义的精神。他认为这种客观精神是自我运动的，它的必然发展就构成了哲学史的命脉，历史上那些有一定价值的哲学形态都不过是这客观精神借以表现其自身的一些外

① 参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16—17页。

②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4—5页。

在形式和情节，所以它们中间就有了内在联系和推移的运动；这种辩证发展的最终结果就是黑格尔自己的哲学，客观精神终于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最好表现。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使他常常歪曲了事实，他把自己的哲学视为哲学史发展的终点也违反了他自己的辩证法。但他终究仍是一位伟大的辩证法家，所以他在哲学史的发展线索中所作的许多深刻发现和阐述，虽然许有多需要批判纠正之处，但在总体上至今仍然大大高于在他之后的大多数资产阶级的哲学史家们，比如罗素这位现代的资产阶级大哲学家也写了一部西方哲学史，在不少具体阐述中不乏有意义的东西，但由于他只从逻辑分析主义哲学出发，而且到处渗透着他那种英国式的资产阶级政治与历史观点的偏见，整个说来科学价值就逊色多了。同唯心主义哲学家们不同，唯物主义的哲学家的哲学史研究，就有可能更客观一些，他们对历史上的唯物主义传统比较重视，例如费尔巴哈对近代哲学史的研究就是如此。但他那里也没有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有一点，然而不多。

这种事实告诉我们一种规律性，即对于哲学史的规律和线索的发现和理解，是离不开研究者的主观能动作用的。哲学史的规律虽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它的秘密只有在人们的能动的研究里才会暴露出来，为我们所有，成为我们的财富。在这里，指导观点是否正确，研究能力的发挥有无不妥当的方法，或在何种程度上正确恰当，往往有决定性的意义。正如哲学离不开哲学史一样，反之，一定的哲学史规律的发现也离不开一定的哲学，哲学史在本质上也是哲学。一切哲学史研究的价值高下，不仅要看它的作者对史料的把握如何，尤其要看作者本人的哲学水平如何。有些缺乏自己哲学头脑的哲学史著作，尽管摆了许多材料，进行了不少排比整理，终究只是知识的陈列展览，缺乏内在的和谐旋律，不能给人们以较大的思想启发。

以往奴隶主阶级的、封建阶级的和资产阶级的某些重要哲学史著作，包含了大量有价值的成分。但是正如马克思在谈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资产阶级学者的观点时所说的，“因为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只是发展的一种对抗的形式，所以那些早期形式的各种关系，在它里面常常只以十分萎缩的或者漫画式的形式出现。……所谓的历史发展总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最后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是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并且因为它很少而且只是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够进行自我批判，——这里当然不是指作为崩溃时期出现的那样的历史时期，——所以总是对过去的形式作片面

的理解。”^① 过去的那些哲学史家乃至当代的资产阶级哲学史家们，对以往哲学的研究也不能避免这种片面性。即使像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那样伟大的人物，他们力求科学地去研究历史，作出了许多令人惊叹的深刻发现，同样难于避免这种局限。

但是哲学和哲学史虽然难于弄清，也并不是什么神物。它本是历史的产物，当人类的历史之谜终于被揭破之后，一切理论之谜也终于有可能被人们所揭破。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时代的理论，主张历史的唯物主义，主张对全部历史作彻底批判的唯物辩证的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② 这就打破了旧时代剥削阶级思想家的束缚，使我们观察事物的方法有可能同事实及其内在本质相一致，高度发挥科学研究的能动性。因此，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来研究哲学史，便是唯一正确的方法。但是说它是“唯一正确的”，不可作偏狭的理解。我们不应拒绝与排斥过去的或当代资产阶级的学者在研究中某些有一定科学价值的观点与方法，不过它们只有局部的意义，不能成为我们研究的主要指导思想。我们应该经过自己的批判分析来吸取它们，使之成为自己的营养，改造为我们观点方法中的从属的有机部分，才于我们有益。因此，在哲学史研究里，也像在别的事情上一样，我们要坚定贯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原则，也要避免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使科学事业得到健康的发展。

三 对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原则如何理解

马克思以及恩格斯对以往哲学作过很深刻的批判继承和改造的工作，他们自己的哲学从理论上说就是这种工作的结果。他们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分析批判是最为深入细致的，并由此上溯到整个德国古典哲学和从培根、笛卡儿以来全部近代哲学的主要发展，以至希腊哲学，对这些都有重要评述，还有些专著。列宁和毛泽东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也独立地研究过它的某些理论来源，此外还研究了本国（俄国和中国）的以往哲学，提出了精辟的分析论述。他们的研究工作毫无教条气，总是那样生动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08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4页。

的探索，实事求是，鞭辟入里，贯穿了历史的唯物辩证法的科学精神，为我们从事这种研究工作，提供了典范。

除了他们，还有一些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作过若干重要的研究，例如普列汉诺夫对于法国唯物论和黑格尔的研究，这些成果也相当深入生动，是我们的可贵财富。

但是他们都没有精力和时间来全力地、专门地从事哲学史的系统研究工作。这个工作便落到后人身上。遗憾的是直到今天，一部真正令人满意的、完整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著作，似乎还没有完成。苏联人搞了大半个世纪了，有些专题性的哲学史著作达到了相当水平，但是从整体上说，例如六卷本的哲学史也不能令人满意，倒不如说令人颇为失望。一部哲学史本是人类千辛万苦寻求真理而有所洞见的生动的英雄业绩史，应该是最能启人智慧、引人入胜的；但是如果它只是把自古及今每个值得一提的哲学家都点一遍，都用马列主义的结论去衡量他们一番：哪个进步哪个反动，哪点是唯物主义因素哪点是唯心主义因素，哪点合于辩证法哪点又是形而上学，或者，把他们的本体论、认识论、社会政治观、伦理道德观等等分类摆出来，……好，这一个说完了，再来下一个，又如此这般地评论一番，就这样一个接一个，称赞又指责，人头点完了，哲学史也就讲过去了，这样的书人们读了之后会有多少收获呢？说实在的，读这类书真还不如去翻翻罗素写的哲学史，更不如去念念黑格尔的，那里虽然谬误百出，毕竟还是活生生的思维，有启发于人的东西。但是，难道这些著作不是满篇写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吗？难道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还不如黑格尔的更能指导我们对哲学史的理解和研究吗？人们由此只能产生这样的想法，那就是，这样的一些哲学史著作并没有真正理解和贯彻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它们满篇的马克思主义原则只是词句，并没有成为真正生动的灵魂。

我们中国人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重新研究哲学史，基本上是从解放后才开始的。在很长时间里，苏联人对我们影响相当大，加上我们自己方面的“左”的干扰（也有右的），所以虽然有不少成绩，总的进展不是很大。在有了些经验教训之后，近几年来有了转机，开始能自主地较为生动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则从事研究了，这是很令人鼓舞的。

这些经验告诉我们，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的研究固然是正确的，但这件事做起来并不容易。

在哲学史的研究中，被某些人看作最稳妥保险而又简单省力的办法，